

2021年6月21日 星期一 主编杨莉 责编叶红 版式罗梅 校对廖焱伟

师说

“网红院长”单霁翔：  
以申遗经验助攻三星堆申遗

“故宫看门人”“网红院长”“段子手”“布鞋男团”……这是单霁翔身上的不同标签。

故宫先后有七任院长，单霁翔是第六任，也是最“接地气”的一任。故宫石渠宝笈特展展出的最后一天，他带领工作人员连夜向排队的观众发放热水和方便面；他自谦是“故宫看门人”，穿着一双布鞋，走遍了故宫9371间房，对1862690件文物如数家珍；他崇尚大国工匠，在故宫修文物的修复师因为一部纪录片成为“男神”；他热衷推陈出新，无论是日历还是口红，故宫文创总能成为现象级的爆款。无论退休与否，他在多个讲座中分享故宫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博物馆的原因，并且殷切地期待，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。

近日，在成都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，谈及三星堆申遗之路，单霁翔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亲历申遗的经验之谈。他透露，作为中国首档世遗揭秘互动纪实节目，《万里走单骑》第二季有可能走进三星堆和金沙，与大家探讨古蜀文明背后那些神秘莫测的谜题，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之中。



单霁翔

## /个人简介/

单霁翔，研究馆员、高级建筑师、注册城市规划师。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，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，获工学博士学位。中国文物学会会长，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、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。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，房山区委书记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、国家文物局局长、故宫博物院院长。是第十届、第十一届、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

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象牙。



三星堆出土的玉琮。

四川是我们关注的非常重要的地区

从故宫退休之后，单霁翔并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。2021年，67岁的他从故宫“看门人”，变成了世界遗产推广人，出书、讲座、拍综艺，携“布鞋男团”一起邂逅世界遗产之美。

2021年，单霁翔发起中国首档世遗揭秘互动纪实节目《万里走单骑》，他和黄觉、马伯骞、阎鹤祥组成“布鞋男团”，穿着布鞋走过了12处世界遗产地，通过行走体验，与当地的人文学者、申遗专家等进行交流，揭秘中国世界遗产背后的故事，呈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新奇观、新地标、新景象、新人文。

《万里走单骑》12期节目，邂逅了10个联合国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和两个正在申报世界遗产的遗产地，包括“最悠久”良渚遗址、“最智慧”青城山都江堰、“最别致”苏州园林、“最灵秀”皖南古村落、“最传统”福建土楼、“最和谐”厦门鼓浪屿等地。

“我们的节目设计，第一是能够行走，走到一些需要了解的文化地点。第二就是交流，不同人的交流，包括我们和年轻人的交流，和当地的专家学者交流，特别是与当地民众的交流。通过交流，让大家能够听到不同的观点，去实践一些东西。在都江堰，我们做过像岁修这样的工作。行走、交流、体会、体验，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特点，但走的地方相互之间有很大差别，地理方面、内容方面、年代方面都会有很大差别，这样就不会千篇一律。”单霁翔举例说，“从都江堰水利工程，到鼓浪屿、景迈山古茶林，再到黄石工业遗址，行走的旅程有差异，这样不断差异化，人们就会感受到我们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和丰富性，就会引人入胜，使人们更加充满兴趣地来观赏，从中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。”

2021年2月，在都江堰录制节目期间，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每天步数超过3万步，许多年轻工作人员都累得气喘吁吁，他依然精神抖擞。谈及健身的诀窍，他皮了一下，“因为我年轻啊，我才67岁，离老年生活还远着呢”。

作为文物大省，四川省文物资源丰富，在全国名列前茅，拥有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—都江堰，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峨眉山—乐山大佛，世界自然遗产黄龙、九寨沟、四川大熊猫栖息地。

在单霁翔看来，四川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地方，青城山—都江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实至名归。他说：“四川是文化遗产大省，四川的文化遗产不但数量多，而且极其丰富，进入世界遗产和进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，四川也是最丰富的，所以四川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。”

三星堆考古新发现，将加快申遗速度

5月28日晚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、国家文物局、四川省人民政府在三星堆博物馆联合举办“走进三星堆 读懂中华文明”主题活动，现场揭秘三星堆考古发掘最新成果。六大祭祀坑先后出土了上千件文物的三星堆遗址，将联合金沙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，加快建设三星堆国家遗址公园，持续推动三星堆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、创新性发展。

2017年，三星堆与金沙就着手联合申遗，目前还处于申遗预备名目中。

三星堆再醒惊天下，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出土了上千件文物，金面具残件、青铜顶尊人像、巨型青铜面具的出土，再次将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三星堆。

有关专家表示，从一系列三星堆出土文物看，不论是石磬、金叶形饰、铜铃、铜壁，还是金面具、玉琮、凹刃玉凿等，在金沙遗址中都有出土，这一现象清楚地表明，三星堆和金沙之间一脉相承、同根同源。三星堆新一轮的考古大发现，为研究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起源发展提供了典型例证，同时，也为三星堆、金沙申遗成功增加了砝码。

三星堆、金沙联合申遗的难度在哪儿？单霁翔透露，“现在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太多了，而且没有先来后到的顺序，实际上是哪个遗产的相关工作做得成熟了，条件具备了，就会排在前面，有的遗产没有看到新的进展，可能就会稍微排后面一点”。

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，谈及三星堆申遗之路，单霁翔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之谈。“任何遗产项目想要申遗，都是在遗产价值清晰、在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进行，遗产项目都要符合国际上确定的标准。更重要的是当地民众对申遗的认识和态度，以及申遗会不会使民众受益。”他表示，三星堆的价值特别重要，当初发现的时候震惊了学术界，三星堆最近又有重大考古新发现，应该会加快申遗的速度，“祝三星堆能够顺利申遗”。

在他看来，三星堆和金沙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三星堆这次考古发掘有重大发现，针对出土文物内容和年代可能会有更准确的界定。“三星堆的文化从何而来？它的文化受到哪些文化的影响，又影响到哪些地区？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的意义是什么，未来如何正确进行文化传播？”他期待《万里走单骑》第二季走进三星堆和金沙，与大家探讨古蜀文明背后这些神秘莫测的谜题，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之中。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荀超 吴德玉